

古镇“摆渡人”

袁坚 黄黎欣 张可儿



AI制图

“黄叔今天又回来啊!”“得点鱼仔,中午来搞两杯。”“黄叔,过来吃一碗芋头糕先!”……

走在运江古镇的千年石板街上,76岁的黄向军每天都会迎来夹着烟火气的问候。看着斑驳的骑楼,吹着凉爽的江风,他心里满是踏实。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,自谦是“古镇文旅融合的摆渡人”,用数十年时光,把对家乡的爱化作行动,守护着故土的历史根脉,也架起了连接古镇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坎坷岁月里的古镇情愫

黄向军对运江古镇的深厚感情,藏在他坎坷的成长故事里。

年少家贫,凑不齐学费,黄向军靠亲戚资助和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才得以继续学业。“我们经常跑到江边捡铜钱卖,得了钱用来买作业本和零食。”儿时的清苦,给他烙下了独特的古埠文化印记。黄向军在古镇上做过知青、樵夫,也当过矿工、码头工、泥水工,尝尽生活的苦。插队期间,他自学小提琴、二胡,后考入县文工团。八年后改行到县建筑设计室工作,通过参加成人高考,考入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城建管理系,毕业后任象州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,后又调到建行柳州分行直至退休。

最艰难的时候,是古镇的人与物,点亮了黄向军困境中的光。小学班主任欧阳铨、书画老师仇渭宗、书法雕刻老师胡海光,三位老师的教诲在他心里埋下了“敬史惜物”的种子。尤其是欧阳铨老师,2010年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,一定要把未完成的《运江古埠史话》手抄遗作交给他,并直言“只有我的学生黄向军能完成这份嘱托”。这份几经辗转的手稿,成了他肩上最沉甸的责任,也让他更坚定了“守护古镇历史”的决心。

父亲对黄向军的影响同样深远。其父亲是古镇桂剧团团长,写得一手好字,常以蝇头小楷手抄剧本;同时其父亲还是一街之长,操心街道的公共事务与民俗活动筹办。黄向军从小跟着父亲排戏、练书法,耳濡目染间,“守护家乡”的念头在心里生根发芽。

古镇的建筑,是黄向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:船民祭拜的天后娘娘庙,商人祭拜的文昌庙、关帝庙,成信兴的大米厂,沙街的吊脚

楼,粤东会馆的残垣,西方教堂的旧楼……这些承载着岁月的建筑,早已融入他的血脉,成了与故园无法割舍的纽带。

守卫老街与“堤上留埠”的坚持

在古镇保护的路上,黄向军从未退缩,几次关键“战役”,至今仍被街坊提起。

一次古镇改造中,黄向军听说要拆除千年石板街,急得跳了起来,当即叫停工程。在施工方和监理方的激烈反对声中,他不敢耽搁,立刻向镇政府反映情况,又紧急致电县住建局领导,恳切直言“这些石板早在唐宋时期便已铺就,是运江作为古埠的活见证,是古镇的根,拆了就再也回不来了”。同时,他还提出“修旧如旧”的方案:筛选完好的石板重新拼接,再从偏僻小巷拆取石板补齐空缺。县住建局领导被他的执着打动,迅速协调上级与设计部门,最终采纳了方案。那段时间,黄向军天天泡在工地,和工人一起搬石板、拼路面,看着北段石板街一点点“复原”,他才放下心来。

古石码头(红星码头)的保护,则体现了黄向军的专业智慧。2020年,运江修建防洪堤时,原设计将覆盖古码头,这里曾是徐霞客等历代名人登岸造访的历史地标。凭借在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城建系学到的知识,加上对国外相关可行技术方案的了解,他在运江堤工地上现场办公会上,与县志办原主任韦敏一道提出“采用技术方案保留古石码头的建议”得到采纳。规划设计借鉴了国外先进节约的“自然护岸”技术方案:即放弃纯混凝土结构,采用卵石砂料对古镇四周崩岸处进行填充碾压,建一级、二级生态护坡护岸方案,通过土工布过滤,“隔宾笼”(钢丝笼装入卵石和石料块)和预制连锁扣砖铺压坡面,让河水自然顺流;在河堤预留码头位置,通过增加两个截面,使洪水来临时“缺口”水平面与护堤持平,既不影响防洪,又保住了码头。这个兼顾实用与历史的方案,最终被采纳并顺利实施。

谈到古镇保护的课题时,黄向军反复强调:保护古街区、古建筑,不是让它“返老还童”,而是要它“延年益寿”。无论新建什么项目,都要控制层高,不能突破古镇原有的建筑天际线和景观视线,要遵循“修旧如旧,

整旧如旧,建新如旧”的原则。

然而,黄向军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。粤东会馆损毁后留下的部分石材,曾在工程建设时险些被深埋地下,他知悉后立即阻止,虽然保住了石材,却苦于缺乏经费无法得到妥善保护,如今仍弃置荒草间,甚至有被盗窃的风险;曾作为镇政府的古镇当铺,由于20世纪90年代举镇东迁,如今长满草木;古镇上不少房屋年久失修成了危房,却无法修缮……每想到这些,黄向军就焦急难安。

为了守护古镇历史文脉,黄向军还踏遍各地搜集古镇文物。最令他难忘的不是寻获珍贵藏品,而是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2022年6月,运江大洪水刚退,他便赶到河边采集瓷片,未曾想脚一滑踩进淤坑,险些坠入急流,幸得旁边工人及时拉拽才逃过一劫。

2025年7月,黄向军做出一个重要决定:将486件涵盖汉代陶片、明清瓷片、历代铜钱、会馆遗物、商埠旧物、船家用具、民国地契、书法作品等私人藏品,全部捐赠给古镇历史文化馆。“这些是运江人民共同的财富。”这句话里,藏着他对古镇最无私的赤诚。

让老物件“活”在当代

“保护不是把文物锁起来,而是让它走进人们的生活。”这是黄向军常说的话。为了让古镇文化“活”起来,他做了许多探索。

这其中最出圈的,是“运江风物展”。今年3月至5月,“运江风物展”先后在象州、来宾、南宁、柳州四地举办,吸引8.5万人次现场参观。展览以“以物说史”为核心,通过陈列老地契、老钱箱、带中东波斯轮纹的古瓷片等展品,让当代人直观感受到古镇作为桂中南埠的繁华过往。筹备过程中困难不断,其中最棘手的是展柜问题。在柳州图书馆展出时,展柜无展柜,黄向军绞尽脑汁,将“平面展”改为“立面展”,让观众“零距离”接触文物,想不到效果出奇的好。

此外,黄向军还以书法为纽带,联结传统文化与古镇保护。每年春节前,他都会特意到柳州回到古镇,为镇上的居民书写春联;他耗一个半月创作5162字、15米长的小楷长卷《道德经》,借道家的“阴阳和合”思想传递古镇保护的平衡之道;他用五

种书体临写运江清代名人的楹联、诗词,历史名人造访古镇留下的日记、碑记,以及《灵飞经》等经典,让书法艺术成为古镇历史的“载体”。

2025年7月,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研究生考察古镇时,黄向军带领他们参观了当铺和甘王庙。“当铺承载着原始金融文化基因,甘王是千年来桂中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和文化现象。”黄向军说,希望这些隐藏在古镇的“商埠文化密码”,能被更多人看见与重视。

满满当当的心愿清单

谈及未来三年的计划,黄向军的心愿清单列得满满当当,每一条都离不开古镇:筹建“运江风物”展馆、乡愁文化馆、奇石文化馆,逐步将运江打造成“文博小镇”;出版10万字的《古埠遗韵》,把古镇历史故事留给后人;清理当铺杂草杂物,增设平面布置图、立面图及文化展板;在粤东会馆遗址附近搭建遗存文物厂棚,同样补充图框与展板;认定并保护“红色遗址桂柳区工委地下联络站——全生堂药店”;申请“象州县运江古镇传承汉代陶艺”“象州县运江古镇灯笼”两项非遗;成立古镇民俗协会,举办甘王节、龙舟节、龙舟赛、象棋大赛等传统活动……

每当有人称赞黄向军对古镇保护所做的贡献时,他便摆摆手说:“不用评价我,只要后人‘多亏当年有人守住了运江的老东西,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些历史’,我就满足了。”如今,黄向军依旧经常泡在古镇里,他的身影,早已和那些青石板、老建筑一起,成为运江古镇最动人的风景。

岁月悠悠,黄向军仍在以一个家乡人的独特方式默默坚守,以文旅作为舟,以热爱作桨,渡唐宋石板、明清瓷片,留住岁月;渡古镇故事、船民信仰,接续传承;渡文博愿景、非遗火种,照亮前路,把家乡从历史渡向未来。

江水汤汤,承载着运江的千年记忆。黄向军这位“摆渡人”,始终紧握着那支名为热爱的船桨,渡千年石板躲过拆除风浪,渡古码头在防洪堤畔留存,也把满箱藏品、满肚故事渡给后来人。他的身影嵌在青石板间,成了最暖的“渡头”——让古镇的过去不被冲走,让来者的乡愁终有处停泊。

那年,在石牙支教

王雪荣

一阵熟悉的桂花香从窗外飘来,瞬间将我的思绪带回了支教的那个秋天。

我支教的地方在兴宾区石牙镇朝南小学。秋意渐浓的一个午后,正在批改作业的韦老师忽然停了笔,深吸一口气,然后侧身向我的工位挪了挪,轻声说:“王老师,桂花开了。”声音里,含着些微的喜悦,仿佛宣告一期期待了许久的喜事。

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书,拉着她一起进校园里的“乐学苑”走去。果然,苑里西墙角那几棵平日里不大起眼的桂花树,这会儿成了整个乐学苑的灵魂。走到桂花树下抬头细瞧,那密密层层叶子底下,藏着无数金粟似的小花,一簇一簇的,黄得那样烂漫,又那样谦逊。此时此地,那股幽甜的香气,比在办公室里闻到的要浓得多,不再是丝丝缕缕的,而是成片成片的,像一件看不见的、湿漉漉的纱衣,将整个乐学苑轻轻地笼罩住了。

“晚饭后,我们一起来摇桂花吧。”小巫老师正好路过,便走过来,仰头看了看这满树的桂花,兴奋地说。我听了,心里便像有只小鸟在扑腾。我们仨在这个乡下学校支教,每天天夜除了散步、聊聊天、看看书,就没太多事可做了,日子过得单调、平静、安稳。摇桂花就成了这日子褶皱里的小欢喜,令人期待。

夜幕降临。吃过晚饭,简单收拾一下,就听到小巫老师在楼道里喊:“走,摇桂花啰!”话音刚落,我和韦老师也出了门。来到桂花树下,小巫老师立即铺开了一张床单大小红蓝相间的塑料布,韦老师则到墙角拖出一根长长的竹竿,这可是她放学后到工具房寻了半小时才找到的好“帮手”,擦干净放墙角备用的。她走到树下,用竹竿轻轻拨开叶子,那时操场光线昏暗,我便举起手电筒为她补光,好让她能看清那些娇嫩的花簇,精准下竿。不愧是资深体育教师,韦老师举起竹竿,瞄准了花枝茂盛的部分,以轻柔而有序的节奏,缓缓摇曳。这一摇,可了不得!只听得一阵极细密的、沙沙的响声,那成千上万的小花朵,便从绿叶的怀抱里挣脱出来,纷纷扬扬地飘落而下,好似天空突然下起了金色的雨一般。娇小的花儿落在我们的头发上,肩膀上,又顺着衣襟滑到铺着的塑料布上。秋风时不时来凑热闹,未落地的小花便淘气地随着风,打着旋儿,像一群活泼的金色小蝶,在空中舞了好一阵子,才恋恋不舍地歇下。霎时间,我们周身都被这香云雾包裹了,那香气不再是虚无缥缈的,而是有了形体,有了分量,扑簌簌地,直往你的鼻子里、心坎里钻。我张开嘴,几乎觉得那空气也是甜丝丝的,可以嚼着吃了。小巫老师在一旁笑着,时不时伸手替我和韦老师拂去头发上的小花瓣。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也被我们的欢笑声和桂花的香气吸引了过来,月亮一直安静地端坐在树梢之上,星星也越聚越多,这一刻,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与幸福。

摇下来的桂花,我们倒进簸箕来回宿舍细细收拾。在明亮的灯光下,我们仨围坐在桌旁,耐心地拣去混在里面的小梗和碎叶,大家专注得像是在合绣一幅名叫“黄金满地”的十字绣。当我正想将一半桂花倒入不锈钢长盘分开晾晒时,小巫老师伸手阻止,并告诉我们,桂花是娇气的东西,沾了铁器,香气便跑了,定要用竹篾编的簸箕来盛。

这些新鲜的桂花,第二天被小巫老师用一半蒸了香甜软糯的桂花糕,请全校老师品尝;另一半则煮成桂花茶,与大家共品香茗。围坐在一起,每个人心中都仿佛飘着那桂花的甜香,美滋滋的。

如今,我早已离开那所乡间学校,可每当秋风送爽、金桂飘香时,我仍会想起那个夜晚,想起塑料布上金色的花雨,和灯光下我们专注拣拾花梗的身影。那氤氲在心间的,又何必是桂花的甜香,更是那段被花香浸透的、闪闪发光的支教时光。

一纸电报,半世深情

黄隆天

步入知天命之年,总喜欢怀旧,喜欢追忆过往。闲暇时,我常翻出书柜上那一封封泛黄的书信,有朋友的来信,有同学的来信,有同事的来信。读每一封信,都还能感受到岁月留存的温度。而其中最让我心头温暖的是那几封薄薄的电报。看着电报那短短短的一行字,瞬间打开我记忆的闸门,将我带回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,全靠书信与电报传递思念的“慢年代”。

提起电报,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都没听说过,可对我而言,电报两个字却是藏着我不胜数牵挂与期盼的“飞鸽信物”。

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刚从柳州地区师范学校毕业,被分配到当时的来宾县高安乡高台完小任教。全校十八名教师里,公办教师仅有三人,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一到校就被推上了六年级语文教师的讲台——那是要面对“小考”的毕业班。那时小学升初中需经考试,考不上可复读一年,再考不上便意味着求学之路的终结。于是,校与校、班与班、生与生之间的竞争格外激烈。我初出茅庐,既无经验也无资历,肩上的压力如山一般重。支撑我挑起这副担子的信心,全来自远方亲人那一封封滚烫的家书。
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爱人远在邻县一所偏远的小学任教,我们的联系全靠“鸿雁传书”。虽然每写一封信都要拿到乡邮局的邮筒去投,投出去的信也要等一周时间才能抵达,有时候甚至要等上十天或者半个月时间。但是,不论等待多久,都能等来期盼的信。

那年月的一封信胜过温暖的春天,可以驱散工作中所有的疲惫。每次收到信,我都如获至宝,信上的每一个字,都要反复读、仔细看,这是“见字如面”最真切的体会。一纸信笺上,写满了彼此的教学日常、校园趣事,也织进了柴米油盐的琐碎、隔山望水的相思。家书里的鼓励化作了教学的动力,那一年,我带的六年级语文科获得了全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。

“相见时难别亦难。”两地分居,最难的是相见。那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捷:若要去见她,得先步行到火车站,坐跨县班车到她所在的镇,再等她骑着单车来接。从镇上到她任教的山村小学,有好几里蜿蜒山路。她来看我,也是这样来回奔波。但是再远的路也挡不住我们相见的脚步,那段跨越山水水水的相聚时光,成了我们爱情长跑里最珍贵的印记。

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,不是我去看望爱人,就是爱人来看望我。无论谁动身,总要提前两天打电报,告知对方出发与抵达的时间。那年代,电报便成了最快的“信使”。

那时的电报上,每个字都有四个数字代码,比如我的姓氏“黄”,便是“7806黄”。因为电报是按数字收费,所以为了节约钱,我每次写一封电报,都反复斟酌,内容言简意赅,以最少的字数说清事情。“请6号罗秀接我。”短短七个字,没有半句修饰,却字字千钧:时间、地点和事情清晰明了,字里行间满是迫切相见的思念。

通常情况下,当天发报,第二天就可以收到,最迟也是第三天就一定收到。那时,这一纸电报,便是架起我们幸福相见的“鹊桥”。如今,电报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我们也结束了“天各一方”的日子。可那一封封电报一直承载着青春岁月美好记忆,像一杯陈年美酒佳酿,时隔二十多年再回味,依旧甘醇绵长。

每次去菜市场,路过卖羊肉的摊子,闻着那股熟悉的膻香味,我总会想起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:母亲坐在饭桌旁,看着我们吃羊肉火锅,自己却只扒拉着一碗青菜的模样。

记忆中,我第一次吃羊肉,是踏上工作岗位的那年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,期考结束后,学校召开教职工大会。老校长哈着白气说: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本学期各项工作圆满结束,明天就放寒假了!天气寒冷,今天下午我们聚餐加菜——吃一餐羊肉!”他话音刚落,会场里“哗”地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……

那时候,在农村,猪肉还是稀罕物,逢年过节才舍得称上一点。即便是乡里的国家干部,也未必能天天有猪肉吃。因此,能吃上一餐羊肉,那真是了不得的奢侈!

后来啊,日子就像坡上的芝麻,一节一节地往上走,慢慢好过起来。猪肉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。再往后,羊肉、牛肉也渐渐不那么金贵了。我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,才后知后觉地发现——我的母亲,她不吃羊肉。

那是2009年冬天的一个周末,我和妻子商量着,回老家看看奶奶和母亲。天一冷,我就总惦记着她们。想着母亲一辈子操劳,如今腰身也不再挺拔,该买点好东西给她补补身子。买什么呢?念头一转,就想到了那年冬天在学校吃的羊肉。对,就买羊肉!羊肉温补,驱寒暖身,再好不过了。

到了镇上,我直奔街上唯一一家卖熟食羊肉的饭店。店里就剩下最后两斤羊肉了,我一看,觉得有点少,一家人吃恐怕不够。踌躇间,看到还有新鲜的牛百叶,便要一斤多。

我们下午坐的班车,到家时,都快八点钟了。老屋的灯亮着,昏黄的,却让人觉得踏实。奶奶和叔叔已经吃过了晚饭,母亲却还饿着。她说:“猜着你们要回来,饭菜早就煮好了,我想等你们一块儿吃。”听着这话,我心里又暖又不是滋味。

我们赶忙洗带回来的青菜,摆上桌子,又把羊肉连汤带肉倒进锅里。不一会儿,浓郁的羊肉香气充满了堂屋。妻子兴冲冲地招呼大家:“快,趁热吃!”奶奶和叔叔摆摆手说,吃过了,不来了。母亲也坐着没动,只笑了笑,说:“你们吃,这羊肉,我闻着味儿就觉得腥,咽不下去。”我愣了,原本想着,猪肉平日什么时候都能吃,这大冬天的,羊肉才是

母亲不吃羊肉

蒙夏

好东西,特意买来给母亲尝尝鲜,补补身体。谁承想,她竟不吃。

弟媳也在旁边说,她也受不了那味儿。结果,围着火锅的,就只有我、妻子和弟弟三个人。母亲低头吃着碗里那点青菜,筷子尖在碗里慢慢地拨弄着。就在那阵更浓郁的膻气袭来时,我清楚地看见她的眉头迅速地蹙了一下,像是被什么东西刺到,又立刻被强迫似地舒展开。她的鼻翼微微翕动,是那种极力想要规避、却又不得不维持正常呼吸的隐忍。我心里那点愉快和轻松,被一种说不清的失落和内疚取代。好在我留了个心眼,另外买了三斤多猪肉回来,不然,就太愧对母亲了。

吃完晚饭,在灶膛边烤火时,母亲才说:“多年前,有一回去别村吃喜酒,酒席上有羊肉。我就夹了一块,刚咽下去没多久,就恶心难受,全吐了出来。从那以后,就再也不敢碰了,闻着味儿都觉得胸闷。”她顿了顿,看看我和妻子,又说:“刚才吃饭时没敢说,怕影响你们。”

原来,母亲不是挑剔,是身体本能的排斥。刚才默默忍受着那让她不舒服的气味,也不愿说出扫了我们的兴。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,我鼻子一酸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她总是这样,一辈子都没想过自己。年轻时,为了我们,省吃俭用;现在老了,还是处处想着我们,连自己吃不了羊肉都要瞒着。她像一只陀螺,从未停下来歇歇。她的辛劳,刻在她早生的白发里,刻在她粗糙的手掌上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早早起了床,特意炒了三碟菜:清甜的萝卜炒肉片,脆嫩的莴苣炒肉丝,还专门用瘦肉煮了一大盆飘着油花的青菜汤。我把这些一一摆在母亲和弟媳坐的那边,对母亲说:“妈,这些是专门给您做的,没羊肉味儿,您放心吃。”

奶奶、叔叔和我们其他人,继续吃着昨晚剩下的羊肉和牛百叶。我看着母亲终于能安心地、津津有味地吃着她面前的菜肴时,心里那块石头,才算稍稍落了地。

母亲的一辈子,都在为我们操劳,她从未说过苦,也从未抱怨过什么。而我能够做的,就是记住她的每一个小习惯、每一个小喜好,用自己的方式,一点点回报她的恩情。

母亲不吃羊肉。这件事,我会记一辈子。就像我会永远记得,她为我们付出的,远比我知道的,要多得多。



AI制图

冬日序章

微观夜读

来宾市融媒体中心
来宾市作家协会 联合

读

▶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